

中国古典四大青楼笔记

杏花轩主辑

杏花轩笔记



花国碧玉李师师

一生休

妾拟身嫁与

足风流

陌上谁家年少

杏花天

春日游

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

90200787

杏花轩笔记



花
国
碧
玉
李
师
师



2011/5/06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杏花轩笔记:花国碧玉李师师 / 杏花轩主辑. - 北京: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1999. 7

ISBN 7-80112-290-9

I. 杏… II. 杏… 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24377 号

责任编辑	王 欢
封面设计	寸草心图文公司
出版发行	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电 话	65275953
社 址	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 1 号
邮 编	100006
印 刷	北京飞达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10.5
字 数	206 千字
版 次	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7-80112-290-9/G. 148
定 价	16.80 元

注: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目 录

春日游，杏花吹满头。陌上
谁家年少，足风流。妾拟身嫁与，
一生休。

◎ 奴本轻狂，究竟为谁守身如玉	1
◎ 红绡访佳人，燕青堪称浪子	9
◎ 骂玉郎，春来多半为花忙	19
◎ 风流原有种，花解语，玉生香	33
◎ 开清朗，却怜三月，莺花无恙	51
◎ 莫羡书生多艳福，到无缘处总缘慳	65
◎ 带一分憨情更好，骂郎名字最魂销	81
◎ 红丝千里，系住几对鸳鸯	99
◎ 踏雪寻梅，艳福只容痴生独享	111
◎ 醉花阴，数点梅花天地心	127
◎ 成就这今宵欢爱，魂飞在九霄云外	143
◎ 宋江这厮，害得燕青一家非浅	157
◎ 燕子不来花又老，一春瘦的腰小	193
◎ 是谁将门敲，让奴心碎了	221
◎ 当初若不逢君面，无此分离一段愁	243

◎斜阳,负你残春泪几行	263
◎七十鸳鸯同命鸟,一双蝴蝶可怜虫	283
◎若不真心耐,怎能够这相思苦尽甘来	303
【附】李师师别传	319

奴本轻狂，究竟为谁守身如玉

昨夜夜半，枕上分明梦见。
语多时，依旧桃花面。频低柳叶眉，
羞杀还乡喜，欲去又依依。觉来知是梦，不胜悲！

——李师师引自《女冠子》

昔幽王宠褒姒之色，楚王建章华之台；唐明皇宠幸杨贵妃，汉帝嬖爱赵飞燕；陈后主有玉树后庭之典，隋炀帝有锦缆长江之游，朝朝弦管，暮暮笙歌，虽有亡国之恨，也不枉一生受用。

昔人诗中曾道：“人生如过隙，明月似飞梭；百年弹指过，何不日笙歌。”极言人生苦短，惟有纵情享乐。殊不知这赏不尽的酒绿灯红，说不完的金迷纸醉最是误人误己。

时已徽宗宣和二年（1120年），辽朝自“澶渊之盟”后，与宋使辎相接，和睦相处；女真人刚刚兴起于白山黑水间，还未构成威胁；西夏虽小有齟齬，但无碍大局。

正可谓太平日久，人物繁阜，垂髫之童，但习鼓舞，斑白之老，不识干戈，时节相次，各有观赏。灯宵月夕，雪际花时，乞巧登高，教池游苑。举目则青楼画阁，绣户珠帘，雕车竞驻于天衢，宝马争驰于御路，金翠耀目，罗绮飘香。

都城汴梁（今河南开封），皇亲国戚，达官巨贾众多，教坊兴盛。无论青云直上的显贵，还是宦途潦倒的官绅、饱读诗书的学士，都

来教坊寻欢作乐，消愁解闷，以致院前狎客如云，连巷塞陌。这在当时蔚然成风，似乎非此就算不上风流倜傥。

汴梁教坊一家挨着一家，有一家镇安坊非在别处，正是在那汴梁最有名的风流渊藪——金钱巷。

金钱巷与重楼嵯峨的皇宫只隔一箭之地，巷内朱阁翠楼中有无数艳丽动人的脂粉娇娃。每当入夜时分，各家小楼门上，都会挑出一对对朱粉纱灯，门里萧管嗷嘈，阵阵妙曼清音，伴着粉红灯光。

镇安坊坊主李姥姥，早年也是歌伎。十年前开设这个教坊，苦心经营，耐心教习，生意红火起来。

眼下坊内已有几十位年轻俊俏姑娘，加上丫环、护院、杂仆将近百十来人。

李姥姥手下姑娘大致分成三类。

三流的，专门卖身拉客，属于末等。

二流的，笙歌伴宴，大多陪宿那些有身份的人、远来客商、职位不高的官人。

一流的从不易抛头露面，被称作“花魁”，是教坊里头牌姑娘，有自己的宴客厢房和贴身丫头，专门接待达官显要、名流文士，轻弹一曲之后，往往与客人评文论画，温酒吟诗，卖艺而不卖身。

这晚，掌灯时分，汴梁沉浸在黄昏暮色中，大街小巷流光露影，到处都是歌声、调笑声和丝竹乐曲声。镇安坊内笑语喧哗，姑娘们粉颈酥胸、杏脸桃腮。

却说镇安坊的师师今日有些累了，唤过杏儿，泡了杯茶，刚要歇下，不曾想坊里来了个贵人。

此人衣着华丽，面白肤净，举止文雅。看来是极有权势的。

后面跟了一行人。其中一人自称是张迪，上前一步，向李姥姥介绍道：“这是小人茶行赵老板，今日特来拜会姥姥，想见识见识李

师师。这点薄礼不成敬意，姥姥笑纳。”

说毕手一挥，随从抬上一箱黄金，足有五百两。

那茶行老板点了点头道：“叫我赵乙吧。”

李姥姥见他出手不凡，上前施礼道：“赵大官人肯屈尊来此，已使蓬舍生辉，肯见师师，更是师师造化了。大官人先请客房用茶，稍事休息后再见师师如何？”赵乙点头。

一行人来到客房，李姥姥命人上茶端酒，赵乙耐着性子周旋了半天，不见师师出来，不免有些急，张迪看在眼里，忙趁李姥姥出门唤人之机跟出道：“小人来此已经半天，为何不见师师出来？”

李姥姥答：“师师性情高傲，勉强不得，老身已派人通知了，待老身去喊。”

少顷，李姥姥才带赵乙一人向后院走去。

李姥姥又引赵乙进了师师厢房。房里早摆有烤鹿肉、煎鱼。李姥姥在旁侍候，说了一段话。见那赵乙似乎没有走的意思，便朝杏儿使了个眼色。杏儿来到厢房，在李姥姥身边耳语了一番。

李姥姥听了面有难色，迟疑着对那赵乙道：“小女娇惯成性，十分挑剔。今日劳累，晚上本不见客，大官人屈尊至此，怎能空手而返？老身反复劝说，小女才答应见大官人，但小女一定要大官人先沐浴净身。大官人就委屈一下，到浴房净净身，免得不欢而散。”

赵乙推辞不肯。李姥姥到了他跟前，小声道：“此儿性情爱好洁净，大官人不要违背。”

赵乙不得已，随李姥姥到楼下浴室。

此时已是四更天气，月转星移，夜阑人静。师师经不住李姥姥一再相求，只好出来相见。

那赵乙见师师冰肌玉肤，体态轻盈，清如芙蓉出水，洁似幽兰吐芳，一下子呆了，胸中怨气一扫而光。待李姥姥告退，急不可耐，

就要拥抱温存，没想到师师躲开了，冷冷说道：“官人请自重，奴虽为烟花女子，但卖艺不卖身。”

师师见他满脸怒容，似欲着恼，有心逗他，解开黑绢紫袄，只剩轻绢，卷起右袖，从墙上取下琴，放在桌子上唱了一曲《玉兰儿》：

铅华淡伫清妆束，好风韵，天然异俗。

彼此知名，虽然初见，情分先熟。

炉烟淡淡云屏曲，睡半醒，生香透玉。

难得相逢，若还虚过，生世不足！

接连唱了三遍，只唱得那赵乙浑身燥热难耐，两只眼睛死鱼般盯着师师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”不自觉地宽衣解带。

师师待他脱得只剩内衣，心内冷笑，唤道：“杏儿，上茶。”

杏儿一挑帘子，凤目含威，将茶杯重重放在桌上，道：“赵大官人，小心着凉。”

赵乙不知师师耍他，道：“不碍事。师师姑娘，能否弹一曲？”

师师示意杏儿别走，朝那赵乙一笑，道：“奴为官人再唱一曲《万里春》如何？”

赵乙大喜，笑道：“姑娘请，自当洗耳恭听。”

师师便唱道：

千红万翠，簇定清明天。可怜他种种清香，好难为不醉。我爱
 淙如何？我心在个人心里。便相看忘春风，莫无些欢意。

那赵乙听得如痴如醉，不觉和拍击节。一曲歌罢，便有些喜悦忘形，忍不住拍案叫绝，道：“端的是神仙般的人物，这房中幽香宜人，真乃温柔乡也！”

师师收了琴，浅浅施了一礼，道：“天气已经不早，官人，奴家失陪了。”不等那赵乙反应过来，扭身进了里屋。

那赵乙急急地唤了几声，师师不答，想是否儿催得紧，他便去了。

少顷，杏儿回来，微笑道：“闺中韵事，姑娘缘何不占个尽？贱婢看那赵大官人并非常人。姑娘日后若嫁了他，今日之景，又一美题也。”

师师笑道：“杏儿，你既爱此美题，何不赠一诗，平分一半去？”

杏儿道：“分得固然好，但恐点染不佳，反失美人之韵。”

师师道：“品题在我，没有关系。”

杏儿遂一笑，索来纸笔，题诗一首，师师一看，只见是五言律诗一首：

美人帘下照镜

妆成不自喜，鸾镜下帘随。

影落回身照，光分逐髻窥。

梨花春对月，杨柳晚临池。

已足销人魄，何须更拂眉。

师师道：“潇洒风流，六朝佳句。若使杏儿是一男子，则吾愿侍奉终身了。”

半晌，似笑非笑，道：“吾闻昔日娥皇、女英同事一舜，姐妹深情。不知杏儿有意吗？”

杏儿羞道：“贱婢若有此意，不得好死！”

师师道：“以你我才貌，虽不敢上媲英、皇，然古所称闺中秀、林下风，颇亦不愧。但不识今之天下，可能得一有福才郎，消受你我？”

杏儿见师师心事重重，便道：“姑娘有事便当直言，何必相瞒？”

师师道：“更有何事相瞒？”

杏儿笑道：“俗语说得好：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况才子佳

人，一举一动，关人耳目，动则成千秋佳话。杏儿虽愚，实知姑娘的心。”

师师道：“杏儿既知，为什么不直言？莫非误闻周邦彦《洛阳春》之事？”

杏儿笑道：“此事人人尽知，非杏儿独知。杏儿所知，非《洛阳春》之周，乃作《新柳》诗并作《送鸿》、《迎燕》之燕青也！”

师师便痴呆了，做声不得。

杏儿笑道：“姑娘若无心，何故作此态！”

师师惊讶半晌，方道：“杏儿真有心人也！”

半晌，师师道：“燕郎去将半载，并无消息，谁知他今日流落到何方？就是在汴梁，吾乃一个残花败柳，如何得与他相会？”

杏儿道：“姑娘猜疑亦是。”

师师道：“燕郎断梗浮萍，一去杳然，似不以吾为念。”

杏儿道：“姑娘何出此言！燕郎早对姑娘有意，姑娘如此说，岂不辜负燕青一片至诚！”

师师听了杏儿话，寂然无语。

红绡访佳人，燕青堪称浪子

柳丝长，春雨细，花外漏
声迢递。惊寒雁，连城乌，画屏金
鹧鸪。

香雾薄，透重帏，惆怅谢家池
阁。红烛背，绣帘垂，梦君君不
知。

你道这燕青是谁？

此人是北京土居人氏，自小父母双亡，卢员外俊义家中养的他大，收为义子，因他一身雪练也似白肉，卢员外叫一个高手匠人替他刺了一身遍体花绣，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。若赛锦体，任你是谁，都输与他。

不单一身好花绣，更兼吹的、弹的、唱的、舞的，拆白道字，顶真续麻，无有不能，无有不会。更且一身本事，无人比的。拿着一张弓弩，只用三枝短箭，郊外打猎，并不放空，箭到物落。晚间入城，少杀也有百十个虫兽。

本身姓燕，排行第一，官名单讳个青字。北京城里人口顺，都叫他浪子燕青。

曾有一篇《沁园春》词，单道燕青的好处。

但见：

唇若涂朱，睛如点漆，面似堆琼。有出人英武，凌云志气，资稟聪明。仪表天然磊落，梁山上端的驰名。伊州古调，唱出绕梁声。

果然是艺苑专精，风月丛中第一名。听鼓板喧云，笙声嘹亮，畅叙幽情。棍棒参差，控拳飞脚，四百军州到处惊。人都羡英雄领袖，浪子燕青。

却说这一日，燕青在书房看书，正在无聊，却有两个好友来看他：一个姓孟，字伯飞，因母丧在家；一个是姓石，字子玉，宏才博学，与燕青最投契。

因这日天气清和，伯飞约子玉闲步寻春，同至燕青处，诗今论古，赏赋鉴文。

子玉对燕青道：“昨日，我馆中课文严飭，甚属疲懒。今日幸得伯飞过谈，故偕至你处散闷。”

燕青乃问：“玉哥哥，昨课何题？”

子玉道：“乃‘不患无位’一章。诗题是‘昆仑奴盗红绡’。”

燕青道：“昆仑奴盗红绡一事，为千古美谈。老昆仑忠心为主，俏红绡慧眼钟情，如此佳人义仆，恐此时不能再得了。弟素性痴狂，想要访遍名花，又怕名花不肯见我。若得红绡这般人陪我，弟之心愿也就满足了。”

又道：“课作是否带来？”

子玉道：“文未带来，只携诗在。”

乃索诗，展开细读，读至第四韵：“飞腾仙子术，窈窕美人躯。”

燕青不禁赞道：“风流倜傥，卓然不群，不过是脂香粉泽，足令人神迷！想那红绡，此时虽不能遇，但风尘中颇多慧质。弟欲一访花丛，若得一知己，又何必嫌她飘残之柳絮、蹂躏之名花？不知二位兄长和我一游么？”

伯飞道：“弟愚矣！青楼之辈，以色事人，以财利己，所知惟谄，不知其情。朝秦暮楚，酒食是娱；强笑似欢，缠头是爱。况生于贫贱，长于卑污，耳目皆狭，胸次自小。婢膝奴颜，所工者，笑傲谑浪。

即使抹粉涂脂，只知道争妍斗媚，又如何知情之所钟呢？”

燕青道：“不，秦楼楚馆，虽属无情，然金枝玉叶、士族官商有情者，沦落的不乏其人，须具青眼而择之，其中怎么会没有佳丽？况歌衫舞扇，前代有贵为后妃者。如绿珠奋报主之身，红拂具识人之眼。然则章台之娇娇，远胜于深闺之碌碌者？又况梨涡（酒涡）蕴藉（名妓），樊素风流；过商丘而吊真娘，寓钱塘而怀苏小，眷恋多情之事也，兄何轻视若此？”

伯飞语塞。

子玉道：“弟既然想去，我们也不敢扫兴，但到何处去寻访呢？”

燕青道：“兄不闻教坊中，汴梁李师师才技双全，艳名久著？弟未曾一见，何不乘兴而去。”

子玉称善，于是三人偕往。

且说三人日夜兼程，进得汴梁，一路到了镇安坊。刚入门，早有人通报，即请入室。只见高堂大厦，书舫珠帘，花木扶疏，雕栏缭绕。

入座，杏儿姗姗而至，道：“家主请三位公子内书房叙话。”

三人偕行，曲折回廊，卓有大家风范。忽闻异香一阵，别开洞天，室中陈设愈雅：

上悬一额曰“杏花轩”，正中挂一幅名人画的“寒江独钓图”，两旁朱砂小对，四面挂几幅名人题咏。炉烟袅袅，篆拂瑶窗；珠箔沉沉，帘垂银线。

三人正观时，见两垂髫捧茶来，细看，肌理细腻，风雅宜人。少顷，杏儿微启朱唇询问姓氏，三人一一作答。

子玉道：“我等闻贵姑娘芳名，倾慕久深，屡欲瞻仰仙姿，犹恐鄙陋无文。幸青弟说起，故不揣冒昧，沐浴而来。倘蒙不弃，许觐兰仪，则镜阁妆台，尽可容生等一侍也。”